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拜占庭] 奥林匹奥多罗 (Olympiodorus) ● 著

苏格拉底的命相

——《斐多》讲疏

The Daimon of Socrates

宋志润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苏格拉底的命相 ——《斐多》讲疏

The Daimon of Socrates

[拜占庭] 奥林匹奥多罗 ● 著 宋志润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拉底的命相——《斐多》讲疏 / (拜占庭) 奥林匹奥多罗著; 宋志润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2
(柏拉图注疏集)

ISBN 978-7-5617-7418-2

I. ①苏… II. ①奥…②宋… III. ①柏拉图(前427~前347)—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6606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柏拉图注疏集

苏格拉底的命相——《斐多》讲疏

(拜占庭) 奥林匹奥多罗 著

宋志润 译

责任编辑 万 骏
版式设计 于力平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刷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7.25
字 数 165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418-2/B·531
定 价 29.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遴选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

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ε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的体例。

可是，到了18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 自上世纪20年代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以及 Erich Loewenthal 在上世纪40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 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逐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90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译本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尽力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中译本说明

本书是柏拉图的名篇《斐多》的古疏之一，属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传统，非常珍贵——正如王弼、郑玄的《论语注》非常珍贵。与我国古代经解注疏的现代笺注本一样，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安排版式使得今天的读者阅读起来方便。实践证明，中华书局版“清人十三经注疏”现代点校本的版式最为可取——古人注疏和今人笺注无论篇幅多长，始终紧随经文，而非在一个章节之后统一排列成尾注，使得阅读时需要不断前后翻阅、查找注释位置。

本书版式为：1. 经文（《斐多》原文）用黑体；2. 奥林匹奥多罗的古疏用宋体；3. 今人笺注置于脚注随正文而行——Westrink 一生整理柏拉图作品的古疏多种，功德无量，这里编译的即是他的笺注，原文即分为若干段，仍按原用的 § 标记；笺注所引大量希腊文文献，原文未有英译，我们也保持原样。

《斐多》中译参考王太庆译本，但译名采用水建馥译本。书名是我们拟定的，因为我们还将陆续出版其他关于《斐多》的古今注疏，若都用“《斐多》讲疏”则无从区分书名。

译者宋志润博士五年前始习古希腊语,非常用功,这个译本采编笺注,尤其录入大量古希腊语原文,相当繁难,谨此感谢宋博士的辛劳。

刘小枫

2009年5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目 录

中译本说明(刘小枫)/1

导言(韦斯特润克)/1

《斐多》讲疏笺证(奥林匹奥多罗)/43

讲疏一 论自杀:秘传论证和爱智论证/45

讲疏二 刻比斯和西米阿斯提出的问题,苏格拉底的回答。

狱卒的干扰/70

讲疏三 苏格拉底论哲人之愿意赴死:(灵魂)脱离(肉体)
的第一个原因/80

讲疏四 (灵魂)脱离(肉体)的第二个原因/89

讲疏五 (灵魂)脱离(肉体)的第三个原因。真哲人之路/102

讲疏六 反思真正的哲人/111

讲疏七 苏格拉底关于自己命运的结论/121

讲疏八 净化的德性/134

讲疏九 对立面论证:刻比斯的问题;初步讨论和反对意见/148

讲疏十 对立面论证：分析和反对 / 157

讲疏十一 从回忆角度进行的论证：与其他证明之间的关系；回忆的特征 / 171

讲疏十二 形式存在。回忆的五个特征也是学习的特征 / 182

讲疏十三 从相似角度做的论证：可知者的六个属性；关于人的灵魂的推论 / 187

缩写表 / 205

导 言

韦斯特润克¹

一、关于《斐多》的古疏

柏拉图写成《斐多》之后,人们就开始将之奉为经典,以后几乎找不到同样题材的作品。当然,究竟是无人敢提笔,还是写了之后却没有流传下来,已很难找到证据了,²现存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文献非常匮乏。不过,正是因为根本没有与其分庭抗礼的文本,使得我们有理由断定《斐多》在希腊化时期的苏格拉底学派中的经典地位,在罗马时期也一样。

尽管《斐多》叙述部分的情节人所尽知,但同样显而易见的

1 [中译按]译自韦斯特润克的《柏拉图的〈斐多〉之古希腊注疏》(The Greek Commentaries on Plato's *Phaedo*, volume I, Olympiodorus,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Oxford, New York, 1976)。

2 *Anthol. Pal.* 7,141 中收录的卡里马柯(Callimachus)的著名短诗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在 *Athenaeus*, XI 505e 还有故意性的批评(斐多本人否认有这样的对话)。从 *Panaetius*, 残篇 127 的文字看起来,帕耐提乌斯(Panaetius)似乎也否认其真实性,不过,波伦茨(Pohlenz)认为这是对残篇 126 的误解:帕耐提乌斯是在复述斐多对苏格拉底对话的怀疑而已(*RE art. Panaitios*, 18,3, 1949, 427.45-56)。

是,义理部分完全属于柏拉图。漫步学派(Peripatos)对《斐多》做过精细的研究,对其中的义理,既有接受,也有拒绝。亚里士多德在《优台谟伦理学》(*Eudemus*)和《论灵魂》(*De anima*)(I 4, 407b27-408a29)中,提到柏拉图反对灵魂是和谐的这一信念的一些论证(*Ph.* 91e5-95a3),还进一步引述《斐多》中关于灵魂脱离肉体(66b1-67b4)的段落,进而提出自己的论点,似乎这种观点在当时属于常识(*communis opinio*)。另一方面,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 A9, 991b3-4=M5, 1080a2-3)和《论生成和衰朽》(*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II 9, 335b7)中,亚里士多德抨击理念作为存在和过程的原因的教义(*Ph.* 100c9-101d2)。在《论天》(*De caelo*, II 3, 295b10-16)中,他批评柏拉图的大地中心说(*Ph.* 108e4-109a7),在《天象学》(*Meteorology*, II 2, 355b32-356a14)中,他抨击柏拉图关于塔尔塔若(Tartarus)是所有河流溪水的神秘或半神秘描述(*Ph.* 111c4-112e3)。亚里士多德对《斐多》的批评比较零散,未成系统。

与亚里士多德的零星讨论不同,斯特拉图(Strato)全面考察了《斐多》中的灵魂不朽论证。达玛斯基乌斯(Damascius)对此进行了总结和反驳:如从对立面进行的论证(*frg.* 122=Dam. II §63),从回忆说进行的论证(*frg.* 127= II §65;cf.*frg.* 126= I §294),根据灵魂和谐做的论证(*frg.* 118= I §388),以及从灵魂本质角度做的最终论证等(*frg.* 123= I §§431-443; *frg.* 124= II §78; 也见 II §§79-80)。换言之,所有的五个论证都谈到了,单单没有提及第三个论证,也就是从与可知(intelligible)世界的相似性的角度做的论证。不过,在 Dam. I §§ 336-338=II §§41-43=Ol. 13§ 6 中也有些针对第三个论证的反对意见,达玛斯基乌斯没有说其作者是谁,它们的风格倒是与斯特拉图其他相关论证有点类似。但是,奥林匹奥多罗显然不知道针对斯

特拉图的争论,而这个争论在普洛克罗斯(Proclus)的义疏里就可能已经作为一个单独的文本或附录了。¹不知道这些文献经过了怎样的曲折,辗转至今又为我们今人所知。无论这曲折会是怎样,我们还是可以说斯特拉图针对第三个论证的反驳意见的缺失纯属偶然,从他的论证方法上看,其论述范围涵盖《斐多》的全部论证,这应该不存在什么疑问。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 5, 59-60)记录了斯特拉图的作品清单,没有一篇——《论人性》(Περὶ φύσεως ἀνθρωπίνης)可能是例外——可以与他对柏拉图的批评相吻合。斯特拉图针对柏拉图灵魂不朽的论证所做的讨论可能属于他有关灵魂的著作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他专门批判柏拉图灵魂观的文本的一部分(或者专门针对《斐多》,或者涉及更多著作;当然,达玛斯基乌斯没有理由把《斐德若》、《王制》、《法义》中的论辩也包括进来);根据《廊下派先贤残篇》的记载,斯特拉图的同时代人芝诺(Zeno)和佩尔萨乌斯(Persacus)就对柏拉图的政治理论做过批判。²

按照菲洛波诺(Philoponus) (an.143.1-144.19) 的看法,达玛斯基乌斯(Dam. I §379) 中所记录的反对柏拉图从分等级的角度所作论证(Ph. 93a11-94b3) 的意见来自伊壁鸠鲁。不过,我们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只能从其文脉来猜测。

这些针对柏拉图特定著作的批评侧面表明了老学园一方所捍卫的教义,尽管我们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录。无论如何, 50 多年以前,也就是在柏拉图刚刚去世之际,甚或在他尚在世时,学园内就已经对如何正确解释柏拉图的哲学发生了争论。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蒂迈欧》中的创世说的矛盾。《斐多》也一样,按照达玛斯基乌斯(Dam. I §2) 相当隐秘的记载,克诺克拉底

1 参见Dam. II §§ 63-64。

2 SVF I 残篇260和435。

(Xenocrates) 就认为 62b4 的“监护”(custody)“具有提坦式的次序,并在狄奥尼索斯那里达到顶点”。在波菲利(Porphyry)(他必定采纳了克诺克拉底的观点)那里也记有克诺克拉底的类似观念,狄奥尼索斯是世界精神(World Mind),提坦象征了散落并束缚于物质中的精神(Mind);人从他们的灰烬中产生,并分有了他们的受折磨和被囚禁的状态。如果达玛斯基乌斯书中这些记录都可靠,那么克诺克拉底就必定已经解释了俄耳甫斯教神话(Orphic myth)中柏拉图所指的那个“神秘的传统”。只是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了解他是怎样把二者联系起来。真正的主题也许本就是神话,而且柏拉图也许偶尔已经提到过。不过,克诺克拉底的这些论述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注疏,因为我们知道普洛克罗斯的那个著名说法:克兰托(Crantor)是柏拉图的第一个义疏者。¹

按照目前材料所知,克兰托只就《蒂迈欧》写了一个义疏。至于《斐多》,最早的义疏则见于公元前 3 世纪纸草书的两个残卷,² 它们讨论的是《斐多》106b-c 和 92e-93a 的内容。不过,我们找不到充分的证据能表明这两个残卷确实属于某个完整义疏的一个部分。退一步讲,即便它们确实如此,即便最终会出现别的更为有力的残篇,也很难改变希腊化哲学以论辩和教条辑录为主的总体局面。

真正具有哲学意味的义疏出现于几个世纪之后,其最显著和最一般的起因当然就是这个时期学术上反思意识的形成(反思意识标志着我们的时代的开启),同时在文学上则导致了阿提

1 Pr., *Tim.* I 76.1-2.

2 R. A. Pack, *The Greek and Roman Literary Texts from Greco-Roman Egypt*,² Ann Arbor 1965, 2560-2561; A. Carlini, *Studi sulla tradizione antica e medievale del Fedone*, Rome 1972, 8-10.

卡文(Atticistic)运动。公元前1世纪前后,《亚里士多德全集》(*corpus aristotelicum*)重见天日,它即使没有形成决定性的推动力,其影响想必也是强有力的,漫步学派主导学园超过一个世纪这个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全集》的重现带来了全新的亚里士多德,与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迥然不同,理解起来也极为困难,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漫步学派一直致力于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而在这个时期,柏拉图化的廊下派(Stoics)和廊下派化的柏拉图主义者都在其传统的脉络中寻找共同的真理。在这个早期阶段,柏拉图主义者中间并没有可以与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波伊图(Boethus)和尼古洛(Nicolaus)相比肩的义疏者;我们能够得知其名的最早义疏者是公元前1世纪晚期的欧多若(Eudorus),还有德区利德(Dercylides),后者更为知名些,但其生活年代已经很难精确考证。波塞多尼乌(Posidonius)自然也相当早,但属于廊下派中人,因而就不会是严格意义上的 $\xi\eta\eta\gamma\eta\tau\acute{\eta}\varsigma$,也就是公认教义的耆宿和考订文本(well-defined body of writing)的阐释者。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认定,他的《蒂迈欧》义疏对后期柏拉图研究产生过巨大影响,当然莱因哈特(Reinhardt)等人一直怀疑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义疏,¹并认为塞克斯都(Sextus)在《反教条主义》提到的“波塞多尼乌解释《蒂迈欧》”,²指的不过是波塞多尼乌对另一本不同性质的著作中柏拉图的感觉理论进行讨论的文字。

尽管柏拉图派哲人后来开始仿效漫步学派同事们的研究,但进展很缓慢,直到公元2世纪后半叶,对经典著作做义疏才逐渐

1 K. Reinhardt, Poseidonios, 22, 1953, 569.29-61, 该文收于Pauly-Wissowa-Kroll主编,《古代科学经典百科全书》*Realencyclopae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简称RE。

2 *Adv. dogm.* 7, 93 τὸν Πλάτωνος Τίμαιον ἐξηγούμενος.

成为表达哲学观念的主要形式。即便这个时候,学园的研究方式还是长期保持着教条辑录(doxographical)时代的特色。阿尔基诺(Alcinous)(Albinus)就是一个代表,他依然把对话看作系统统观柏拉图教义的材料,即便是后来的波菲利,也未脱此窠臼。克里班斯基教授(R. Klibansky)所发现的佚名者的《柏拉图文献概要》(*Summarium Librorum Platonis*)¹就很体现我们上面说的这个特点。该书有关《斐多》只有区区250个字,假如《斐多》不幸失散了,这些单薄的内容不能为我们了解原对话有任何帮助。梗概作者所做的充其量是通读了文本,就个别主题(梦、自杀、天佑、不朽、转世、感觉的不足、观念的本性等)摘出个别的表述,然后根据一个系统的计划组织起来。在后来的时间里,所有这种类型的材料都被编成一个分析索引(*Index analyticus*)而收集起来,2世纪时,阿尔基诺和阿普莱乌(Apuleius)这些人就用这些材料来概述柏拉图的思想。

由于资料极其残缺,很难概括中期柏拉图解释方法的特点,现在我们根本找不到保存完整的义疏,就《斐多》来说,现存也只有三到四个得到确认的义疏。下面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来分别做个简单讨论。

要论现存著作中有一些内容类似于柏拉图著作义疏的作者,凯罗纳的普鲁塔克(Plutarch of Chaeronea)²可以说是第一

1 佚失的希腊语文本其内容根据阿普莱乌和阿尔基诺的相似文本,可以确定成文年代约在公元2世纪,拉丁文译本载于Vat. Regin. Lat. 1572,时间不晚于6世纪。可参见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Annual Report 1948-9* (London 1949) p.8; id. 1955-6 (ibid. 1956) p.11; R. Klibansky, *The Continuity of the Platonic Tradition*, London 1950, 10. Union Academique Internationale, *Compte Rendu de la 44e session annuelle* (Brussels 1970) p.74; id., 45e session (ibid. 1971) p.68. 蒙克里班斯基教授大惠,赠我以有关《斐多》部分的复本。《柏拉图全集》即将出版,届时将可观其具体内容。

2 普洛克罗斯增加了ὁ Χαίρωνεύς, 以便与雅典的同名者区别开, (转下页)